

欧阳修：不服输，是彪悍人生最好的证明

公元1019年，襄阳城城外。一个12岁的少年身背行囊，急切地跑到城门下，央求守城老兵：“学生错过进城时辰，烦请老伯开门好吗？”

老兵见少年谦恭有礼，怜爱地说道：“既是读书人，那我出一联，对上就进城，对不上则明日再来。”

说完，老兵出了上联：“开关早关迟放过客过关。”

少年稍加思索吟道：“出对易对对难请先生先对。”

老兵不由拍手大赞：“你这小娃才思敏捷，将来必成大器，赶紧进城吧。”

12年后，少年果然高中进士，不仅位极人臣，还被后世尊称为“文坛宗师”。

他，便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大文豪欧阳修。

有着惊世之才的欧阳修，一生并不顺遂，他出身寒门，两度落榜，仕途更是一波三折，但其却凭着一股韧劲，改写了命运。

正如人们常说的：“出身不能决定命运，起点不能决定高度。”

人生笑到最后的，是那些笃定而行，不服输的人。

也只有不服输的人，人生才不会输。

不认命，一代文宗出孤寒

常言道，家贫出孝子，困境造贤人。

欧阳修的人生，一出场就是磨难重重。

他3岁丧父，随着母亲长途跋涉，投奔叔叔为生。可叔叔只是随州一小吏，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好在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即便身处泥沼，也从未放松对他的教育。

没有钱买纸笔，母亲就用沙

地当纸，荻秆做笔，手把手地带着他边写边读。

“天、地、人、上、中、下……”

在稚嫩的诵读声中，沙滩画荻的童子，慢慢成长为聪颖好学的天资少年。

10岁时，欧阳修已将《左传》《昌黎先生文集》等书烂熟于心，所作诗赋文字，更是下笔如成人。

年幼的他，心中有个梦想，早日科举出仕，用自己的俸禄侍养母亲。

可是，天将降大任之人，注定要比别人承受更多的苦难，饱尝更多的艰辛。

十年寒窗，两次科举，欧阳修都名落孙山。

望着母亲日渐衰老的身影，心有不甘的欧阳修决定外出游学，寻求名师指点。

果然，苦心人，天不负。

在恩师胥偃的指导下，欧阳修进步神速，一年之间，连登监元、解元、省元三元榜首。

即便在精英比拼的殿试环节，他也名列前茅，高中进士第14名。

想起作家大冰说过：

你我都明白，这从来就不是公平的世界。有人认命，有人顺命，有人抗命，有人玩命，希望与失望交错而生，倏尔一生。

有时候，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再站起来的勇气。

凭着一股不认命的果敢和不服输的韧劲，欧阳修先后在史学、经学、金石学等领域多面开花，成就斐然。

尤其其他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不仅开创了一代文风，还开启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大门。

不顺从，敢骂敢惹真翰林

为学，欧阳修孜孜以求，精益求精；为官，他更是刚直不阿，敢

为天下先。

公元1036年，朝廷以莫须有的“私结朋党”罪，将范仲淹贬出京城，并严禁百官越职言事。

许多大臣同情范仲淹，却选择了明哲保身，甚至连谏官都沉默不语。

右司谏高若讷更是大放厥词，不停地诋毁范仲淹，把他说得一无是处。

时任图书馆员的欧阳修气愤不已，提笔写了一封公开信，谴责高若讷不秉公言事、不辨是非。

“足下非君子也！”“此君子之贼也！”“不知人间有羞耻。”

洋洋洒洒一千多字，如山乎海啸般犀利猛烈，欧阳修把高若讷骂得体无完肤。

可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老谏官高若讷以“奸朋”之嫌，将欧阳修流放到偏僻荒凉的夷陵县。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几经贬谪沉浮之后，宋仁宗深深地记住了这个始终刚直敢言、行事果敢的汉子。

公元1054年，欧阳修被提拔为翰林院学士，成为皇帝的近侍之臣。

哪曾想，欧阳修不仅敢骂朝廷官员，就连皇帝本人，他也丝毫不给面子。

上任伊始，欧阳修恰好遇上御史台弹劾宰相陈执中，请求罢其官职。

但宋仁宗非常宠信陈执中，一意孤行地庇护他，即使言官集体上疏也不妥协。

为打破这个僵局，耿直率真的欧阳修上疏道：

“夫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无不乱，人主无不昏也……”

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宋仁宗多疑多虑、意气用事、固执己见。

并指出，如果亲小人、远贤臣，天下将大乱，皇帝也将变昏君。

宋仁宗被气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朝堂百官都给欧阳修集体点赞。

9天后，陈执中被罢免。

而敢骂敢惹的欧阳修不仅没有丢官职，还被时人誉为“真翰林”，最后官至副宰相。

有胸怀，千古伯乐第一人

从寒门到贵子，欧阳修实现了破圈的逆袭。

然而，童年的坎坷，求学的艰辛，曲折的仕宦生涯，让他深知成才不易。

为官之后，他特别注重擢用人才，尤其对布衣寒士，更是热情扶持，竭诚荐举。

陋巷识草根的故事，便出自于欧阳修。

公元1044年，欧阳修担任河北转运使，听闻“草根”书生刘义叟擅长历法、术数，能“观天象而知人事”。

惜才的他四处托人，寻访刘义叟的住处。

找到后，欧阳修没有用官令传唤，而是带着门状，以士大夫之礼，非常正式恭敬地前去拜访。

下属不解地问，“您是朝廷官员，他是布衣平民，有必要这么费心吗？”

欧阳修郑重地说道，为政之人，最紧要的是任用贤人，而不是看重门第。

发现刘义叟确实博古通今，是一位难得的旷世奇才后，欧阳修大喜过望，当即向朝廷举荐。

而刘义叟也不负重望，成为北宋著名的天文学家、历法学家、数学家、史学家和易学家。

正是这种求人之诚，待人之礼，识人之明，欧阳修被赞为“欧

公下士，近世无比。”

后来，欧阳修两度主持科考，他大刀阔斧地进行革新，提出“文道并重”的主张。

把华而不实的诗赋取士，变为文以载道的策论取士，为朝廷选拔出大批经天纬地的优秀人才。

张载、程颢、程颐、吕大钧等旷世鸿儒，包拯、韩琦、司马光等治世能臣，都曾得到过他的指点与推荐。

最难能可贵的是，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5位文坛巨匠，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和提携，从而名扬天下。

正如《宋史》所说，“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

欧阳修独具慧眼，甘为人梯的推贤荐能，使得宋代人才辈出，群星灿烂。

可以说，“千古伯乐第一人”于欧阳修，的确是实至名归。

苏轼曾评价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从寒门孤儿到一代名臣，从文坛领袖到千古伯乐，欧阳修活出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起点不高，他就用奋斗写就一个绝地逆袭的故事；路途坎坷，他就用双脚踏出一条蜿蜒向上的山路；人生曲折，但他心中始终有一股永不服输的精神。

正如雨果说的，“所谓活着的人，就是不断挑战的人，不断攀登命运险峰的人。”

很多时候，人才是熬出来的，优秀是逼出来的。

真正的彪悍，不是永不言败，而是屡败屡战，永不服输。

只要你不服输，生活就撂不倒你。

艺术家皇帝宋徽宗赵佶的故事：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了许多千奇百怪的皇帝，比如流氓皇帝、囚犯皇帝、木匠皇帝等等，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拥有六重身份的艺术皇帝——赵佶。

宋徽宗赵佶，堪称是中国历史上书画造诣最高的皇帝——如果他只是将艺术作为爱好的话，那不失为一种美谈，就像唐太宗喜欢书法一样。可他偏偏只沉迷于艺术享受，最终让国家走向了灭亡。因此，元朝宰相脱脱是这样评价他的：“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实际上，宋徽宗是神宗第十一子，如果按照封建社会的“嫡长子继承制”，皇位是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赵佶的。然而，正所谓“世事无常”，其兄长宋哲宗25岁便英年早逝，而且膝下无子，所以皇位就意外地落到了他的头上。

公元1101年，徽宗改年号为“建中靖国”。早期的宋徽宗还是很想有所作为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重启新法、意图重振朝纲可以看出，然而他所起用的蔡京等人却借新法之名谋取利益，加之守旧派势力顽固，所以新法最终收效不大。时间一长，宋徽宗的艺术家本性也显露无疑，他重用的大臣基本上都是艺术造诣极高之人，比如说大书法家、大奸臣蔡京——最终只是因为名声太差而没能进入“宋四家”之列。

皇帝整日沉浸于艺术世界，不是吟诗作画，就是欣赏奇珍异石。

所谓上行下效，下面的大臣自然就会整天琢磨着如何迎合圣意，想方设法搜刮民脂民膏，进献花石纲什么的。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就是以此为背景而写成的，不过历史上的宋江起义规模并不是很大，但这也正是宋徽宗在位期间不得民心的一种体现。

虽然如此，宋徽宗的皇帝生涯还是给他的艺术成就添了不少光的。比如说他发明的字体——瘦金体，那可是快捷灵动之余，又不乏帝王威严大气的一种字体。历史爱好者都爱调侃盖章狂魔——乾隆皇帝的题跋盖章会使书画贬值，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赞同宋徽宗的题跋盖章会使书画作品大大升值。除此之外，宋徽宗所大力兴办的国家画院，那也是非常了不得的，在画院里，宋徽宗一手调教出了王希孟这样的天才画家。这个王希孟，18岁时便画出了千古名作《千里江山图》。当然，国家画院不止培养人才，还收录人才，像张择端、李唐就是在其中做过专职画家的。

最后，宋徽宗还给我们留下了汝瓷。关于汝瓷的来历，有一个浪漫的传说——宋徽宗做了一个梦，梦到雨过去、云层散开的地方露出一抹神秘的天青色，这种色彩使宋徽宗为之着迷。梦醒之后，宋徽宗召集天下工人烧制这种颜色的瓷器，并写下“雨过天青云破处”让工人作参考。最后汝瓷出窑，宋徽宗



又砸了许多不满意的，只留下为数不多的极品。而汝瓷开窑到北宋灭亡不过短短二十载，导致汝瓷数量极少，每件都是传世珍宝。并且汝瓷也成了北宋和现代沟通的桥梁，那一抹天青蓝色，正是大宋雨过天晴后的天空啊！

我们谈起宋徽宗，不可缺少的就是他的艺术履历。他拥有过六个职业，其中有皇子、王爷、皇帝、太上皇、金国昏德公（也就是阶下囚），当然这些都只能看作是他的

“兼职”，因为他的主职是艺术家。其中三个身份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分别是皇帝、太上皇、昏德公。身为皇帝，他打破了北宋皇帝儿息不丰的诅咒，一生生养儿女众多；身为太上皇，他是将亡国之君的身份硬生生给了自己儿子，借以逃避骂名；身为金国昏德公，他被金国统治者狠狠羞辱了一顿，万幸是保留了一条命，可也是苟延残喘的活了八年。

总体来说，宋徽宗作为一个皇

帝，是非常失败的，但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又是极为成功的。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皇帝不能治国平天下，最终受害的还是处于其统治之下的老百姓。我们毕竟没有体验过古代那种国破家亡的痛苦，所以即便知道宋徽宗是一个昏君，去也不可能像当时的老百姓一样，去毫无保留地谴责他的无能和昏庸，所以他最终留给我们的印象只不过是一个各方面造诣都很高的艺术家皇帝罢了。